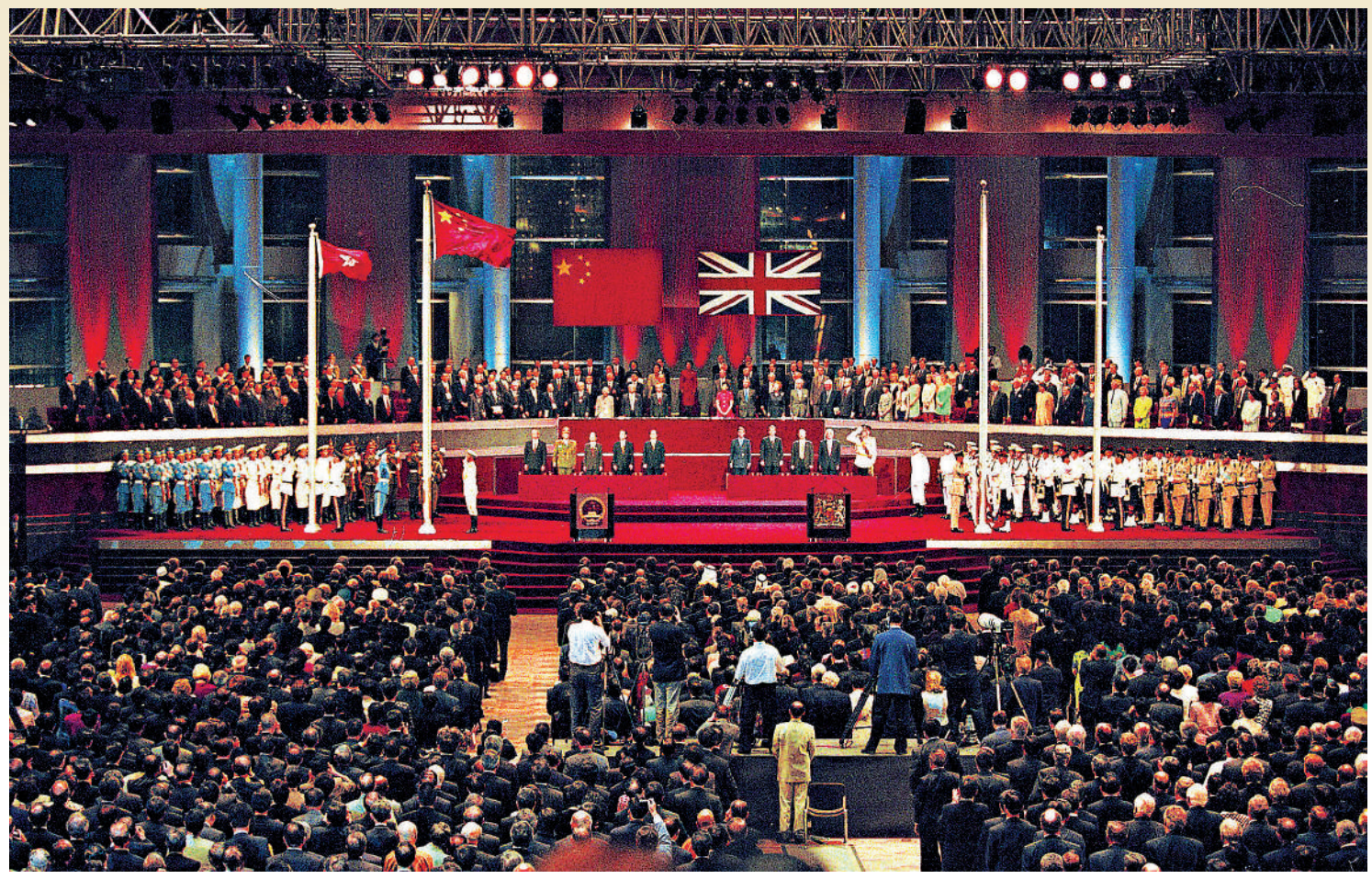
朱育誠：香港回歸交接儀式 確保安全萬無一失

一定要在零時零分零秒 升國旗奏國歌

大公訪談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燈火輝煌，舉世矚目的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這裏隆重舉行。當時，朱育誠擔任香港回歸接收儀式及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和安全保衛小組副組長。時隔25年，朱育誠在京接受大公報專訪，作為親歷者披露了香港回歸前後大量鮮為人知的細節，重溫那段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講述交接儀式上如何在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零秒分秒不差地升國旗、奏國歌以保證安全萬無一失的背後故事。

大公報記者
孫志、葛沖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圖為1997年7月1日零時過後，五星紅旗在交接儀式上升起，象徵着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1997年7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在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現場升起中國國旗。

掃一掃 有片睇

香港回歸前夕，朱育誠曾專門為回歸準備工作給中央發過兩封電報，這兩封電報在回歸後舉行的總結表彰大會上也得到了中央的表揚。時隔二十多年，朱育誠向大公報記者首次披露了這兩封電報的內容。他說，其中一封電報是提醒中央不管代表團成員確定沒有，都要提前預訂好香港的酒店；另一封電報則是關於中央代表團進港路線和方案的安全等問題。

朱育誠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在香港工作長達十年之久，參與了香港回歸前的大量準備工作，並擔任香港回歸接收儀式及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和安全保衛小組副組長。早在1995年8月至1996年5月間，朱育誠和選址團隊就陸續跑遍了香港跑馬場、香港大球場、市政局大會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期和紅磡體育館等地，為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舉辦地點進行現場考察，但一圈跑下來，綜合考慮到場地大小、氣象、交通、安保等因素，竟沒找到一處合適的地方。

正當大家一籌莫展之時，突然得知香港會展中心二期工程計劃1997年5月完工，建成後兩個大廳可分別容納5000人左右。朱育誠告訴記者，會展中心三面環海，只有一進一出一條路，便於安全保衛工作，且旁邊正好有兩座酒店可供中央代表團和中央觀禮團下榻，選址團隊多次進入工地現場考察，最後一致認為這是最理想的政權交接場地。

研最佳入港路線 堵塞安全漏洞

「中英香港政權交接絕對不能出安全問題。」據介紹，當時安保小組對中央代表團的入港準備了「三種方案，四條路線」：即陸地乘汽車或火車；空中乘飛機由深圳飛啟德機場；海上由蛇口碼頭到維多利亞港中環皇后碼頭。為了做到萬無一失，朱育誠和安保小組成員們一起研究各條路線和方案的優劣，多次與民航總局和海事局磋商，特地到北海艦隊考察。雖然乘汽車走陸路最為方便，但考慮到必經之路上橋樑、隧道多，以及還可能有颱風、暴雨，他們建議將火車或飛機作為優先選項。

1997年的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暨宣誓就職儀式全球矚目，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均須到港出席儀式。如果兩位國家領導人同時乘機抵港，兩架專機該如何降落，才能保證兩位國家領導人同時出現在歡迎隊伍和媒體面前呢？

為此，朱育誠專門用兩架飛機模型在辦公桌上反覆模擬演示。幾經考慮與對比後，研究出「Y」型停機方案，即將兩架專機成「Y」型停放，一位領導人從左邊出艙，另一位領導人從右邊出艙，同時下飛機向中間匯合，然後再一前一後走入兩邊有歡迎隊伍的夾道。這個別出心裁的方案，讓難題迎刃而解。

▲朱育誠在京接受大公報專訪。 大公報記者葛沖攝

朱育誠簡介

- 1938年2月生，江蘇如皋人。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原子能專業。
- 195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 1958年8月參加工作。
- 1988年至1998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兼京港經濟研究中心總經理，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副社長。
- 1999年任第九屆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 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

與指揮提前約定 恪守時間「死線」

眾所周知，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是按分秒計時的。朱育誠透露，在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上，他擔任了中方交接儀式現場的副總指揮。為了保證國旗在7月1日凌晨零點零分準時升起，朱育誠專門提前詳細詢問了軍樂團指揮，從站到台上到拿起指揮棒奏響國歌，中間需要多長時間，在得知需要兩到三秒鐘後，朱育誠就和軍樂團指揮約定好提前兩秒開始指揮動作。「我當時就和他約定好，零點零分是條時間上的『死線』，你到時不用管我有沒有發話，也不用不管會場上其他活動完沒完，只要一到時間，就必須把國歌奏起來。」

1997年6月30日23點59分58秒，解放軍軍樂團指揮開始指揮，1997年7月1日零點零分零秒，雄壯的國歌分秒不差地在現場奏響，鮮艷的五星紅旗在香港的土地上冉冉升起，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政府開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雲淡風輕 應對「詐彈」恐嚇

「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結束後，在轉場到樓上舉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暨宣誓就職儀式時，我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就職儀式所在的七樓有定時炸彈。」朱育誠是當晚現場的副總指揮，負責安保和後勤工作。接到這個電話後，不少人忙問朱育誠怎麼辦，要不要上報。對此，朱育誠並不驚慌，他只是鎮定地說了一句，「知道了。」

25年後的今天，朱育誠談起這段往事，仍是一臉風輕雲淡。他微笑着解釋說，他當時說「知道了」，就意味着這個電話的事到他這裏打住了，不用再上報了，而他之所以敢這麼做，源於兩個自信，一是相信大家幾天幾夜輪流在現場的看守，二是相信前期認真負責的安檢。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現場。

朱育誠回憶說，當時，如果選擇上報，就意味着所有已經進入現場的嘉賓要全部都出來，再把警犬領來重新安檢排查，那麼現場將會是一片混亂。而三天前，他們已對會場進行了全面負責的安檢，並在安檢後，派人三班倒輪流不間斷地在現場值班看守，而負責看守任務的就是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全體幹部，他完全有信心現場是安全的。

結果，最終一切平安，果然證明所謂的「炸彈」不過是個恐嚇「詐彈」。

聘港專家 培育內地改革開放人才

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成為內地改革開放之初借鑒經濟發展經驗的主要對象。朱育誠回憶，改革開放需要發展市場經濟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才問題。

1988年7月，朱育誠赴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在中央的指導下，由中央智力引進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共中央組織部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合作開辦「沿海地區領導幹部經濟研究班」，後來應內地省市要求又擴展為「領導幹部經濟管理研究班」。朱育誠的主要工作是制訂教學計劃，聘請授課專家、編寫教材，安排在深圳、香港的培訓地點和參觀場所等。

研究班選聘了一批愛國愛港的知名專家學者作為老師，如梁振英、簡福貽、胡鴻烈、梁愛詩、閔建蜀、饒美蛟、王賡武、高錕等。《大公報》原社長楊奇編寫的《香港概論》亦是研究班的主要教材之一。學員們除了上課，還在香港參觀大學及實地考察香港大量中小企業，並在招商局集團原常務副董事長、招商局蛇口工業區黨委書記袁庚同志的支持下，到深圳蛇口的工業開發區參觀。

不過，研究班也曾一度受到質疑。有媒體報道稱中央在香港設立了一個「資本主義學校」。有人反映研究班老師講的全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

朱育誠將上述情況匯報給了當時負責中央智力引進領導小組常務工作的張勁夫同志。據朱育誠回憶，張勁夫當時聽完後講，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從思想認識上講是「兩頭（中央和群眾）熱，中間（中間層的領導幹部）涼」。不解決「中間涼」，改革開放就無法順利進行。他還多次強調，辦好這個班很重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就要和國際經濟接軌。

從1988年到1998年，研究班一共辦了18期，在冊培訓中央及各省市領導幹部645人。朱育誠說，這個班不僅受到各省市歡迎，由於採取公開課的方式，每次參與旁聽的人員都特別多，因此實際參與人數至少超過1000人。這些學員後來成為國家改革開放的生力軍。很多成為省部級領導幹部，有的還成為國家領導人。

「香港下一步要吃『科技飯』」

朱育誠指出，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在「一國兩制」下利用自由經濟港地位，發揮法治及司法獨立、資金自由進出、自由的貿易和投資制度、簡單低稅制、良好的營商環境和高效率政府等優勢，經濟持續發展，始終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

朱育誠坦言，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在歷史教育方面存在問題。他引用晚清愛國詩人龔自珍名句說：「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朱育誠強調，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歷史，沒有兩個歷史。

朱育誠建議，香港回歸以後，歷史、地理必須要用全國統一教材。他說，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史也是國家歷史的一部分，愛國愛港要從孩子們抓起。

談及香港的未來發展，朱育誠提醒，要清醒認識到香港回歸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所謂長期性是香港雖然回歸了，但人心真正回歸仍需要長期的過程；複雜性是英國人雖然退出去了，但美國等國的一些境外反華勢力仍將香港作為反華陣地，形勢複雜；艱巨性是香港去殖民化仍面臨艱巨任務。

朱育誠指出，未來要繼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強調，「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港人治港」的前提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

展望未來，朱育誠相信，隨着國家進一步發展，香港的發展也將大有前途。他特別提到，香港下一步要吃「科技飯」，要充分發揮香港的科技、人才等各方面的優勢，與內地結合，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即使中間難免碰到些曲折也不怕，有人想搗亂也不用緊張。他說，粵港澳大灣區前途無量，香港未來發展前景向好，對此港人應該有信心。

責任編輯：王夕子 美術編輯：葉錦秋